

知足心，感恩情

麻醉五年與我

文 / 李毅 花蓮慈濟醫院麻醉部主任



五年半前，從國外回來，懷著對慈濟的嚮往及不習慣都市裡擁擠及吵雜的生活方式，我決定投入花蓮慈濟醫院的懷抱。

回想當時的麻醉科，四位主治醫師中，有三位即將調任至大林及關山分院，沒有住院醫師、臨床工作非常繁重，沒有醫師有教職，也沒有任何研究

論文發表。除此之外，二年後即將面對最關鍵的醫學中心評鑑。

在此情況之下，我被林副總及當時的陳英和院長委以重任，擔任科主任一職。在短短二年內，科內延攬了四位主治醫師，我發表了四篇論文。在提升醫療品質方面，質與量皆達到國際水準，使病人開刀後恢復品質大為提升，也因

此得到評鑑委員的肯定，沒有在醫學中心評鑑中成為醫院的負擔。

曾經有人問我，「在慈濟沒有認識半個人，在花蓮沒有任何親戚朋友，你怎麼敢來？」在台北，我原任職的醫學中心同事告訴我，我原已身為資深主治醫師，居然會到一個白天工作多、晚上值班頻繁(比他們的住院醫師還多)、教學研究壓力重、地點又偏遠、還要支援關山及玉里分院的地方，他們感到不可思議。當時，我實在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。在極為疲累時，也曾有不如歸去的想法。但是，每當我環視周遭，看到陳院長經過一整天勞累的手術，夜晚仍在查房看病人的背影；看到醫生與護士不眠不休，在人手不夠的狀況下，二十四小時奮戰的身影；看到志工們毫無怨言，隨時伸出援手的慈藹面容；我發現，原來在這個醫療資源貧乏的地方，在慈濟醫院，有這麼一群人，在用一種原始而良善、似乎已經讓我遺忘許久的價值觀在生活著。

我也曾好奇，這一切的背後有著什麼樣的力量？有一天，聽到上人的開示，勉勵我們要常保「初發心」，我突然想起在我的案頭，一本醫學院一年級時家父送我的、如今仍在使用的醫學字典，在第一頁我自己寫下的史懷哲的一句話，「忠於你自己，也忠於別的人們吧！而你的努力應當在愛之中。而你的生，應當是行爲。」我雖然常用這本字典，這一頁卻很久沒翻動過了，因為上

人的開示，讓我重新翻到這一頁，重燃起年輕時的熱情。也發現，在這個可愛的地方，竟然有那麼一群人，正以與我當初一樣的「初發心」在生活著。上人說，「不要貪名，也不要著利，很純粹的救人的感覺真好，這也是我們的目的」，又說，「若守住本分，時時撥開煩惱，不受污染，就不會迷茫度日」。原來，在許多人即使是醫師，也免不了貪高位、圖厚利的社會風氣之中，在慈濟卻有這麼一群人，所以不會迷茫。正是因為有著上人的開示，遵循當初習醫的「初發心」在堅守著自己的本分。我愈來愈感到，精神上的振奮與收穫遠高於我體力的付出，我也愈來愈發現，無法離開這裡的兄弟姐妹了。

如今，麻醉科已升格為麻醉部，部內現有八位主治醫師，共同承擔每月約一千二百台手術的麻醉，我自己今年也升等為助理教授。回首五年半的光陰，麻醉部跟隨著醫院成長，我也跟著慈濟成長。上人曾說「只要方向對，不怕路遙遠」，我想，路也許還長，但是，只要常保初發心，堅守本分，就不會迷茫，就是對的方向。

寫到這裡，辦公室電話又響了，是一個男性病人因為工作切斷了四隻指頭，我不禁好奇，是什麼人那麼晚了，還要辛苦的工作呢？這篇文只能寫到這裡了，看樣子，今晚又將是一整夜的奮戰……



漫談我的成長與醫療

文 / 曾志恩 大林慈濟醫院病理科主治醫師

我是四年級生，幼時生長於雲林鄉下，記憶中對醫療的第一個印象是，未上小學前，有一次衛生所人員到村子裡為小朋友作寄生蟲防治，村裡未上小學的小孩全被召集至村子大廟前的階梯上坐下，有糖果吃，當然也吃了打蟲藥，隔天大便在地上，果然有幾隻直直的蛔蟲在米黃色的糞便裡，之後召來家中大白狗收拾現場。

由於居住地靠海，雖然家中並不富裕，平常還是有魚可吃，曾有幾次被魚刺哽住喉嚨的經驗，這時的危機處理是立即吃下大口飯再加上大口湯，通常這樣就可解決問題。可是也有幾次疼痛不止、痛苦難嚥的經驗，這時會去找外婆，因為外婆家供奉一尊我們從小就很尊敬、很神的一尊神。照例外婆會拿著一張長方形的金紙在神案前唸唸有



詞，之後跺腳，用手指在金紙上畫一個符，然後端來一碗白開水，將此金紙燒了，殘存的黑色紙灰混入白開水用食指

擣一擣，我就把它給喝下。這種符水冰冰鹹鹹的，令人有種作嘔的感覺，幾天後果然就不痛了。印象中，這種治療方式，好像沒有失靈過。

還有一次和左鄰右舍的孩子互相追逐，追逐至一個轉角時，一轉彎，突然一隻大狼狗大吼一聲向我瘦小的身軀撲了過來，當場把我給嚇呆了，還好一扇鐵欄杆擋住它，隔壁的大嬸見狀立即跑過來安撫我，叫我不怕，只要喝下一碗壓驚水即可。這時只見大嬸拿了一個小瓷碗，舀了半碗地下水，再到大狼狗那兒，抓住它的尾巴毛在碗裡搖三圈，然後令我把它給喝了，我照辦，只見清澈冰冷的水中漂浮著些許細沙粒，寧願相信裡面沒有混雜狗屎或寄生蟲！

記得小時候村子裡有幾個乩童，其中一個離我家很近，母親有事偶而會去請教她，她是五爺公的靈媒。有一次聽說她罹患胃癌，我與母親前去探望她，順便請教五爺公一些事。到了她家，只見她全身瘦弱，奄奄一息的蜷曲著身軀躺在竹床上，母親先是上前問候，之後問起家裡不解之事，只見她慢慢起身，困難的走到隔壁神明廳神桌前「起檔」，吃力的跳起五爺公的舞步，解答了母親的疑惑。幾天後，她往生了，真是盡忠職守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啊！這樣的經歷，在我後來在急診室處理無望的病人時，常讓我想起以前的那一幕，提醒

我務必扮演好此刻的責任，盡量做到讓死者甘心，生者安心。

國中時我住校，吃學校伙食。約一年後，發現兩側下肢逐漸對稱性水腫，終至舉步維艱，告病在家。母親心疼我的不適，為我至廟裡求得秘方一帖，用神案前香灰混水塗抹雙腳腫脹處，再以蓖麻葉包裹住。就這樣，每天裹著香灰腳，坐在家裡大廳看書，等待水腫消退。那知一週過去，毫無起色。父親只好騎車載我到一家診所就診，注射了一劑淡黃色針劑，之後藥到病除，下肢水腫逐漸消退，數天後，恢復正常，回校上課。雖然至今我仍不知道醫好我腳氣病的是合格醫師或是密醫，但永遠心生感激。

我家是個大家族，再加上親朋好友，人數確實不少。時代不一樣了，老一代的靈媒業已凋零。因我本身工作的關係，常會接到各種醫療問題的諮詢電話。我常想，按照鄉人以前的運作模式，逢事必透過靈媒請示神明；如今的我，真有點像新一代的靈媒，必須為眾多親友的各种醫療問題指點一條明路，只是我讀了一些醫書，思考方式略有不同而已。或許大家會問那背後的神明在哪裡？想想看，不就是我們大林慈濟的醫療團隊嗎！

